

特别关注中学生成长的时尚文摘



Fresh article
时文来了
COMING

PART

1

总主编 宋一璋



NLIC 2970762320

青春卷 智慧卷 成长卷 情感卷 心灵卷

美文卷

跟着唐芙蓉去战斗

如果我们百转千回地再遇见\白衬衫 青鸭梨\不知有花\那时我们都是丑小孩\不记年少青衫袖\那湖，那桥，那人\倘若白诗人是小妾



济南出版社

特别关注中学生成长的时尚文摘



Fresh article
时文来了
COMING

PART

1



总主编 宋一璋

主 编 《时文来了》编写



NLIC2970762320

青春卷 智慧卷 成长卷 情感卷 心灵卷

美文卷

跟着唐芙蓉去战斗

 济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时文来了. ① / 宋一璋主编. — 济南: 济南出版社,
2012. 3

ISBN 978-7-5488-0371-3

I. ①时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29114 号

时文来了①

总 主 编	宋一璋	经 销	各地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胡长粤	印 刷	山东省聊城市长虹彩印厂
装帧设计	灵动策划	开 本	16K(787mm×1092mm)
		印 张	10
出版发行	济南出版社	字 数	237 千
地 址	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 1 号	版 次	2012 年 3 月第 1 版
邮 编	250002	印 次	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网 址	www.jnpub.com	定 价	14.80 元
发行电话	0531-86131730		
	86131731		
	86116641		
传 真	0531-86922073		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C 目录 Contents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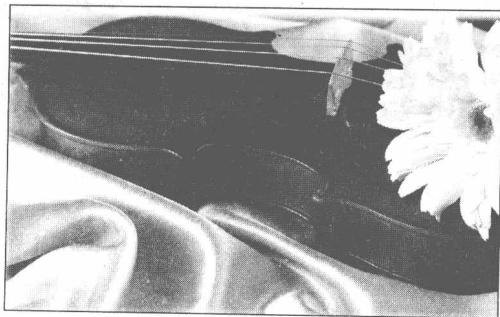
两个人的旋转木马

- 2 跟着唐芙蓉去战斗 / 宁子
- 6 两个人的旋转木马 / 王懿
- 7 伞下的新娘 / 樱空释
- 10 丽江女子 透彻守候 / 王宁
- 11 哥,我是小贝…… / 妩媚儿
- 14 执子之手 / 梅朵
- 16 玉是假的,你是真的 / 童话
- 17 如果我们百转千回地再遇见 / 蜜小卡
- 20 让我陪你慢慢变老 / 在水一方
- 23 天青色的江南 / 余显斌
- 24 白衬衫 青鸭梨 / 李丹崖
- 28 一折青山一扇屏 / 丁立梅
- 29 来自天堂的光 / 琴台
- 31 每一朵花都不会错过春天 / 凡属
- 33 皂角树下的女人 / 阿慧
- 35 墙壁上的那道线 / 山中石头



琴弦上的下午时光

- 38 错过幸福花开的春天 / 梅寒
- 39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/ 王族
- 41 红裳 / 郭利
- 42 素手挽花满腹殇 / 彼岸
- 43 荒芜尽头与流金地域(节选) / 郭敬明
- 45 不知有花 / 张晓风
- 46 樱花树下 / 杨一凡
- 47 愿得心上一片田 / 梁怡爽
- 48 尘埃里的瑶儿 / 包利民
- 50 有一种草叫满天星 / 李丹崖
- 51 不要惊动幸福 / 李良旭
- 53 买得一枝春欲放 / 马德
- 54 胭脂寂寞红 / 杨培铮
- 56 光明在低头的一瞬 / 迟子建
- 57 琴弦上的下午时光 / 旷野闲情
- 58 胆小鬼 / 三毛
- 61 一条忧心忡忡的蛇 / 非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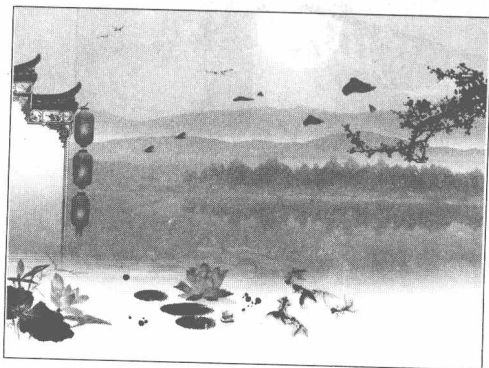
青春不留白

- 64 我的香蕉皮王子 / 滕 洋
 67 青春不留白 / 丁立梅
 69 遗失在17岁的外套 / 夏七夕
 70 天鹅的前身是鹌鹑 / 恋上一滴泪
 72 那时我们都是丑小孩 / 陈桥羽
 74 急行中丢掉的年华 / 安 宁
 75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记得我 / 一路开花
 79 拿虚荣当饭吃的那年月 / 戴西洲
 80 青春一路“疯长” / 莫小莫
 82 卑微的爱，低到尘埃 / 舞月飘雪
 84 阿紫的红丝带 / 紫云烟
 86 那些说给风儿听的故事 / 庞天音
 90 不记年少青衫袖 / 浅步调
 93 流景闲草（节选） / 七堇年
 95 最后一页的阳光 / 黄竹沁
 97 17岁树丫上的一枚柿子 / 优 咨



六月深香

- 100 水做的凤凰 / 丁立梅
 103 谢婉贞是荷花 / 张晓风
 105 我 在 / 张晓风
 106 咋不见草垛里的烟锅点太阳 / 包利民
 107 扇子 女人 流年 / 丁立梅
 109 看取莲花净 / 雪小禅
 110 跌入尘埃，开出花朵 / 兰格格
 112 阳台上的琴声 / 紫云烟
 113 门缝中的童年 / 林 彦
 119 六月深香 / 四月百合
 121 那湖，那桥，那人 / 梦醒流年
 123 陌生红尘，谁是摆渡人 / 佚名
 125 江南瓦 / 陈志宏
 126 清圆的鸟鸣 / 余显斌
 127 朝颜夕映 / 新鲜旧情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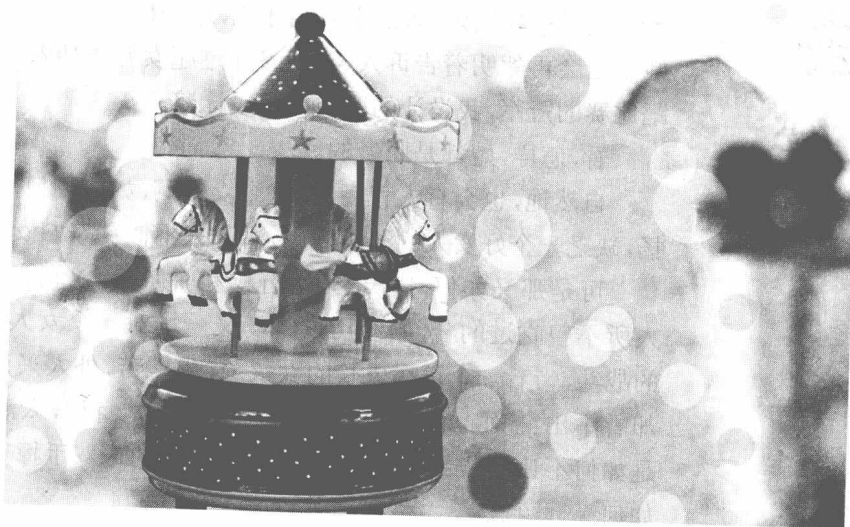


倘若白诗人是小妾

- 130 汉诗是乱世里的一朵兰花 / 月满天心
131 泪湿红笺怨别离 / 梅 寒
132 倘若白诗人是小妾 / 南在南方
134 霸王别姬 / 张爱玲
138 暗恋唐婉八百年 / 一村之长
139 魏晋时期 木槿花开 / 朱毓凝
141 庭前昨夜梧桐雨 / 包利民
143 怀想易安 / 紫云烟
145 决然女子决绝词 / 彭敏哲
147 西施：浣纱女的清纯 / 蒋淑玉
149 爱过情殇，不如决绝 / 聂小晴
151 在唐诗宋词里与明月相逢 / 积雪草
152 谁念西风独自凉 / 罗 婷
153 舞一曲淡泊，遗万世芬芳 / 佚名



两个人的旋转木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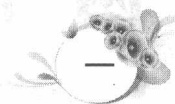


躲在某一时间，想念一段时光的掌纹；躲在某一地点，想念一个站在来路也站在去路的，让我牵挂的人。

跟着唐芙蓉去战斗

◇ 宁子

在那样艰辛的处境里，她带着我和命运抗争，不仅让我富足快乐，更让我的成长如春天的花朵，一路美丽绽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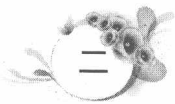
唐芙蓉，我妈，芳龄43岁。高个头，没有发胖。留长卷发，爱打扮，化淡妆，出门前有照镜半小时的“恶习”。每次一同外出，她最愿意听这样的话：这是你姑娘啊，还以为你们是姐妹俩呢！

每每这时，唐芙蓉女士必先得意一番，然后便会攀着我的肩不无自豪地说：“我姑娘，政法学院高才生，还是校花……”如果我不打断，她一定会再絮叨着告诉人家，我参加过超女并成功入围，我得过市舞蹈比赛的冠军，我设计的服装得过设计奖。

看，怎样，她都是骄傲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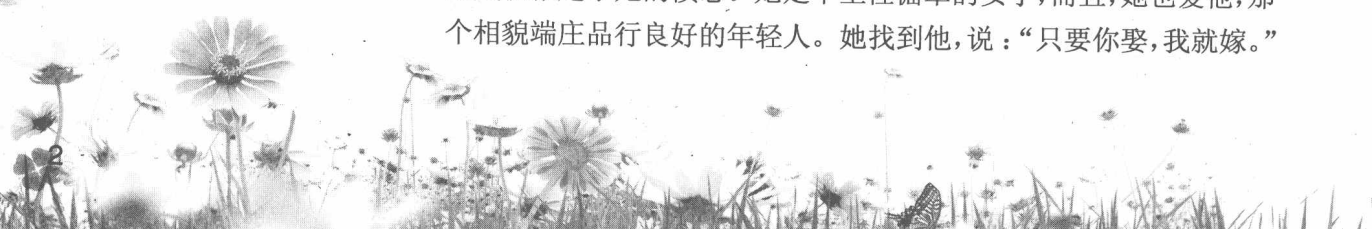
自然地，也会有人背后说，这个女人啊，如何如何，无外乎性格张扬，缺乏一个好女人的温柔内敛，看起来不似良家妇女。

可是那又如何，唐芙蓉，她有权利骄傲，有权利张扬。她吃过别人所不曾吃过的苦，她经历过一场又一场对一个女人来说太过艰难的战斗，带着一个正在成长的女孩子。那些苦，外人兴许看得出轮廓，却看不出究竟。而近二十年来，我一直在她身边，太清晰地懂得，她是如何不让那些苦难落到我的身上，用她的一双手撑着我的天，撑得如何高远蔚蓝。



那时，唐芙蓉，一个面容俊美的农村女孩，聪慧勤劳，跟了同乡来到城里，在一个富足的人家做保姆。很俗套的故事，那家大学刚刚毕业的儿子鬼使神差地喜欢上了她。

遭遇的反对可想而知。他脾气暴戾的父亲不问青红皂白便将她赶出门去，更不许他们再见面。原本，她并不想去攀附他，可他们对她的蔑视激起了她的愤怒。她是个生性倔犟的女子，而且，她也爱他，那个相貌端庄品行良好的年轻人。她找到他，说：“只要你娶，我就嫁。”





家庭的反对促成了他们的迅速结合，他偷了自家的户口本，开了证明去和她登了记。为此，他被家里赶了出去。在他上班的机关附近，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房子，被她收拾一新后，作了他们的新房。

新的生活，苦涩中也自有它的甜蜜。一年后，我来到这个世界。因为怨恨他们，他的父亲，我的爷爷，阻止那个家庭的任何人和我们来往。

她忍耐着一家人对她的不公，将日子过得有声有色。

但她的命真的是很苦，我3岁时，年仅30岁的父亲遭遇车祸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没有人去感受她为此所承担的痛苦，爷爷一家人，只是对她横加刁难，他们认定是她给这个家带来了悲剧。诅咒和怨恨一起朝她袭来。在父亲的丧礼上，那家的亲眷悲愤之余，拥上前来将她打倒在地。从那天起，唐芙蓉便背上了克夫的坏名。



那个年代，一个背负着这样名声的女人，很难再嫁个好人家。何况，还有那家人在很多年里不肯放过她。痛失爱子的奶奶想起来，便会来到门前咒骂她。她不反驳，也不辩解，在奶奶骂到疲惫时，会端碗水过去，放到奶奶脚边，不知道让奶奶打碎了多少碗。年少的我在门边看着那个神志有些不清的老人，有次，扯着唐芙蓉的衣角，说：“妈，不管她，她总骂你。”

唐芙蓉冲我笑笑：“没事的，大人骂自己的孩子，没关系。去，画画去。”

大约是四五岁的年纪，依旧跟着她住在当初的小房子里。她早上将我送去幼儿园，然后去街上摆摊卖她家乡的竹筒粽子。唐芙蓉心灵手巧，做出的粽子比其他人做的可口许多，

只要半天，便可将满满一桶卖完。

下午，她在我幼儿园门前的树下坐着织毛衣，是给一家厂子加工的，上世纪90年代初，手织一件毛衣，大概可以拿到20块钱。从下午到晚上，她不停地织，5天左右就可以完成一件漂亮的毛衣了。她还会偷偷节省下一些线，给我织顶帽子，织件小坎。

这样的生活不是不艰难，唐芙蓉却从来没有让我委屈过，吃排骨，吃米饭，穿新衣，报了美术和舞蹈班，像个有钱人家的孩子。她总是拿我已经记不住面容的爸爸做我的榜样，说他生前琴棋书画样样通，才华横溢。我是他的孩子，自然有慧根。每次需要填表格，她都会在父亲一栏内替我写上父亲的职业：作家，画家。

她要我知道，就算父亲已经不在，我继承的也比别人富有。

唐芙蓉似乎也并不委屈自己，原本就是个爱美的女人，在爸爸走后，更加在意自己的容貌。衣服并不是好面料，但款式都是最好的。发型常常变化，自己会对着镜子做头发。皮肤天生就好，无需什么化妆品，却总有一管口红放在镜前，出门前，要细细涂抹。

奶奶照常地来，头发都渐渐白了。

有时候，她会坐在门边一边听奶奶的诅咒和痛斥，一边织着毛衣。邻居起初当一种笑话来看，在旁边窃窃私语。她却相当坦然，在家里拿出凳子摆开，招呼别人过来坐。反倒是邻居不好意思起来，之后，多了同情，不再围观。

终于有一天，奶奶骂累了，也许是太渴，端着碗来将水喝了。那天起，她没有再来过。唐芙蓉终于带着我逃脱了那个是我们亲人的无理刁难，过上了清净的生活。那年，我已经读到小学四年级。是班里个头最高，也是最漂亮的女孩。有跳舞跳出的修长双腿和柔软腰身，穿她织的各种毛衣，设计的各种花裙。她把所有赚来的钱都用在了我身上，从来不曾吝啬。



初中二年级，学校组织的一次文艺演出，我领舞，看中商场一条白色缀了花边的裙子，但知道贵，回去说给唐芙蓉听，心里有些慌张。

她过去看，在价格单前驻足片刻，抿了抿唇，牵了我的手回家。第二天放学回来，她将那条裙子摆在床上向我展示。我惊喜万分。

穿着它，我赢得了少女时代的第一份被人注目的美丽，一如公主。而几天后，回来碰上房东为拖欠的房租在质问她，她低头一再道歉，好脾气地忍耐着。我才知道，我的裙子，是她拿了房租换来的。

“没关系，”她说，“顶多跟人家说两句好听的，缓缓再交，我姑娘的漂亮却不能错过。”

我抱着她，在她身后偷偷地哭。这是唐芙蓉对我的一贯方式，不管怎样，她要我美。她成就我成长中的美丽，她要我因了这样的美丽而快乐、自信。

她做到了。跟着她，我从一个自信的小孩长成自信的少女，并一直如此前行。



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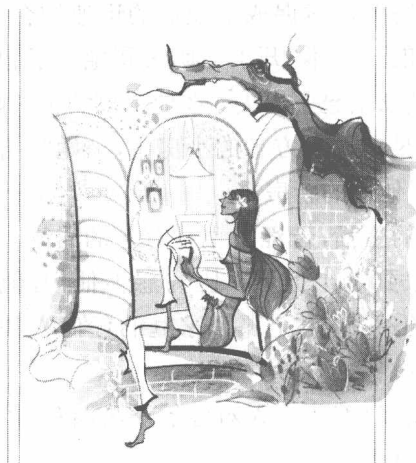
慢慢地，我读书的费用和生活费用越来越高，住了13年的房子终于面临了拆迁，在街中卖粽子也赚不到几个钱了。我读高中的时候，我们重新租了房子，是楼房，房租贵了三倍。她盘了一个小吃店，在这个北方城市卖重庆小吃，雇了一个四川的小女孩帮忙。

生意却并不好做。唐芙蓉常常在中午和黄昏扎起围裙盘起头发，穿一套素花的衣裤，站在小吃店嗓门亮堂地吆喝买卖。倒也真管用，吆喝得小店里热闹起来。

周末，我过去她那里帮忙，她笑着问我：“看你妈，像不像孙二娘？”

“哪有那么漂亮的孙二娘？”我打趣她。

母女俩，早已在这样的生活里练就了自得



其乐的本领。那些年，经济来源她从不容我问，可日复一日看她推着小车卖粽子，风里雨里；午夜醒来看她在灯下织毛衣，织得太多，小手指都已弯曲变形，渐渐成长的心，已经计算得出其中甘苦。但更难的却不是这些，而是生活中遭遇的其他。

她常常要在街中和城管的人赛跑，很多次都把鞋子跑掉；她为一件毛衣的手工费能高出一块钱和人讨价，费尽口舌；她为让房东不涨房租，包着洗他们一家人的衣服；她这样年轻又好看的单身女人带着孩子，总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打她的主意，她慢慢练就了一副对付男人的本事，曾借机拿着剪刀将一个男人追出门去，当真剪碎了他衣服的下摆。唐芙蓉厉害的名声渐渐扬出去，一条街，没有人再敢招惹她。

如此硬气的唐芙蓉，也有着非常的忍耐力，一是对父亲的家人，另是对顾客。曾有一次，被她抢了生意的一个女人过来找她的麻烦，买她的粽子，却将钱愤愤地丢在地上。年少的我刚好放学过去找她，看到那一幕，恨不能上前将那女人推倒在地。

她却不生气，微笑着将脚边的钱捡起来，吹吹，放入围裙的兜里。说，谢谢。

“为什么不要？”唐芙蓉说，“是我劳动

所得,另外,一元钱,可以给我宝贝女儿买个漂亮的蝴蝶结呢。”

果然,转头,一个漂亮的蝴蝶结扎在了我的辫梢。她说:“女儿,记住,很多时候不要拿自尊来赌气,只要是你该得的,就不要为了骄傲而放弃。何况,要宽容有些人的无理,因为你比他们有修养。”

这便是唐芙蓉的做人观点。一个生在农村只有初中文化的女子,被生活逼迫出不寻常的智慧。我是最大受益者。在她这里,学习骄傲,学习坚忍,学习宽容,学习在不公的命运面前不放弃,不抱怨,战斗到底。

五

一个人,唐芙蓉走过了最好的青春,没有再嫁。虽然背着“恶名”,我却并不相信她嫁不出去。她是不肯,一是为父亲,二是为我。

这样的女人,怎忍心辜负她?便好好读书,不惹事端,19岁的夏天考入中南政法学院。那里是她的家乡。

生活费和学费,她替我打在卡上。开学的时候,还是坚持去送我。宿舍四个女孩到齐,摆放穿的用的,看得出她们家境的殷实,自我介绍,也是沾沾自喜。一个女孩看着她,说:“阿姨你真漂亮,你在哪里工作啊?”

不等我回答,她说:“自己开个饭店,呵呵。”口气,似乎是家星级酒店的大老板。说完还朝我眨眨眼,似个调皮的少女。她的坦然并不让我感觉有撒谎的不妥,更不需为此愧疚。只让我觉得她的可爱,可贵。然后她打开箱子放我的衣物,低头,我大吃一惊,里面两套正品的耐克运动装配上鞋子,价格高过我一年的学费了。她什么时候买的,什么时候放进去的,我完全不知。旁边的女孩探过头来,眼神

里分明有艳羡。

她却像收拾废品一样,把那些东西拎出来胡乱丢在我的床上。

出去吃饭的时候,我在街头站住,问她:“妈,怎么那么浪费?”

“怎么叫浪费?”她说,“妈给得起。”

不是要攒钱买房子?我真是心疼那几千块钱,不知道她要卖多少“麻辣烫”才卖得出来。

她摇头,忽然狡黠地笑:“房子我才不买,这么重大的工程,留给你吧。我将你送进大学,让你好好读完,任务也就完成了。等你毕业,



我把店盘出去,带点养老的本钱跟着你过后半辈子了。前面的日子是我的,后面的,就看你了。不过说好了,不许亏着我。你妈要吃好的穿好的。”

她在那里絮絮叨叨地说,仿佛那一天就在眼前。我在她眼前一直地点头,眼泪没有章法地往下掉。天知道,这一刻我心底充满怎样的感谢,感谢她终于承诺会有一天放下爱我的辛苦,让我去回报她。一直地,我多么怕她会一直地担着,担到我无法偿还。

唐芙蓉大度地将我的责任给了我,她是善者。

而我必将义无反顾,做得和她一样好。因为她早已教会了我,在人生和命运的战场上,该用怎样美丽的姿势去战斗。



两个人的旋转木马

◇王 懿

周日，带女儿宝宝去儿童乐园，3岁的小孩子，乐此不疲地乘坐旋转木马。无奈，只得陪她一圈圈坐下去。

很简单的游戏，旋转，升腾，降落，单调的圆圈，单调的音乐重复播放，是那首连孩子也会唱的《生日快乐》。

身边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，小丫头还是不肯下来，坐在旋转木马上咯咯地笑个不停，蓬蓬裙随着木马的起伏飘飘绕绕，像个幸福的小公主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前面的木马上，再度换了主人，竟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，头发全白了，大概七十几岁的年纪，想必是带着孙子或外孙来玩的。可找过去，老人身边并没有小孩子。

木马如此转了一圈又一圈，音乐重复停顿又重新开始，前面的奶奶竟然也同女儿一样，一圈一圈地坐了下去，身边的人来了走，走了又来，老奶奶坐在那里旋转着，起伏着，一头白发在午后的阳光下竟也生动无比。是个奇怪的老人呢，旋转木马，到底是小孩子的游戏，几乎从未见过这般年纪的老人来玩，如此兴致勃勃地玩……

宝宝终于坐够了，在音乐又一次停顿的空当，伸出手要我抱她下来。我也终于看到了老人的面容——苍老而和善的面容，随着木马的旋转起伏，带着孩子一样简单快乐的笑容。

后来，老人慢慢下了木马，下了旋转的圆盘，却似乎意犹未尽，又回头，用向往的眼神，看着木马又载着一些孩子慢慢旋转起来。

我走过去，假装随意地问：“奶奶，带孩子出来玩啊？”

她转头，看着我，忽然笑了，摇头说：“不是带孩子，是我自己来玩。”

这个奇怪的老太太。我笑笑，不好再问什么，低头去逗宝宝。老人却拉着宝宝，主动接着我的话题说：“想坐坐旋转木马，想了好多年了。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，是国外的片子，里面一个漂亮的女孩子，在过生日的时候，被自己的男朋友带着去坐旋转木马。她穿着那么好看的裙子，好像要飞起来……那时候他说，等有旋转木马了，到我过生日的时候，一定带我去坐。可是有了木马的时候，他却站不起来了。后来他说，等到他病好了，一定带我去坐旋转木马……就这样说着说着，我们都老了，他到底也没有站起来，去年，他走了。今天是我70岁生日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梦中他说，要带我去坐旋转木马。我知道，他心里还惦记着呢，所以我就跟他说，今天，我一定来坐旋转木马，带着他，高高兴兴地……”

我转了一下身，掩饰着已经浸过眼帘的泪。然后蹲下身来抱起宝宝，我说，宝宝，现在，咱们去陪奶奶再坐一次旋转木马，好吗？

小丫头睁大眼睛看看我，又看看老人，用力点了点她的小脑袋。

那个周日的午后，并排的旋转木马上，我和宝宝一起陪着满头白发的奶奶，一圈一圈地坐着旋转木马，和着音乐，唱着那首古老的生日歌……我知道，那天的旋转木马，只属于两个人，相亲相爱的两个人，即使他们之间，已隔着人间与天堂。

因为两个人的旋转木马，从此以后，我将懂得如何告诉自己，告诉我的孩子，人生，需要用怎样的爱去珍惜。



一

初秋的时候，天气依旧有些闷热。

每年这个时候，我都会到乡下去看望二姨婆。二姨婆的老屋黑黝黝的，只是远远地看着，也觉得沧桑。而她，已经在这里住了六十多年。

二姨婆有两件珍爱之物，一把油纸伞，两幅黑白照片。油纸伞早就坏了，但她舍不得扔掉，每天晚上一定要放在身边才睡得安稳。墙上的照片也早已发黄。但上面的人容颜宛然，男子丰神俊朗，女子貌美如花。



二

70年前的奉城，一派富庶繁华。城中一条运河横贯东西，往来商船不断。晨烟弥漫中，早已人声喧嚣。

张新荣是第一次来奉城，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。他此前一直生活在不见车马的小城镇里，这次奉城新开了一家报馆，他由朋友介绍去做记者。

他做的是外出采访。经常要到城西去，那里住的都是大户人家。家越大越是是非不断，并且都是报纸

的头条。

顾家在这奉城也住了许多年，做的是家族生意，绸缎庄的生意红火得很。顾家一对孪生姐妹，孜君和孜文，虽然刚刚年满十六，却都已出落得水灵秀美，端庄利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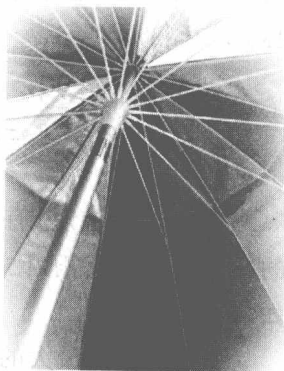
张新荣从未见过顾家小姐。但奉城的人们都在纷纷议论，明年春暖花开之时，就是顾大小姐孜君和富贵钱庄吴公子完婚之日。这顾家嫁女、吴家娶亲，定然是风光无限。张新荣听着，凭着记者的直觉，暗暗地留了心。

那天张新荣在城西做采访，一场暴雨突然毫无预兆地下了起来。张新荣护着相机，匆忙间跑到了最近的顾宅避雨。就在他伸手抹去脸上的雨水时，正好看见迎面走来一个撑着油纸伞，身着大红骑马装的少女。那少女皓齿，眼神灵动。张新荣看着，忍不住怦然心动。少女走上前来，见他浑身都湿透了，便将手里的油纸伞递给了他。

张新荣抬起头来，檐下美人如玉，他一时竟有些恍惚。那少女微微一笑，便闪身进门。只余下张新荣捧着一把油纸伞，愣愣地出了神。半晌才想起来，忘了跟她道谢，顺便约定还伞的时间。

第二天张新荣冒昧来访，在顾府花园远远看见正在绣花的那位少女。卸下了骑马装的她穿着绯紫色的旗袍，温柔低眉，大方而华贵，另有一番妩媚的风情。

丫头去禀报。孜君略微有些诧异，抬起头来就看见了眉目英



◇ 樱空释

伞下的新娘



挺的张新荣，霎时眼波流转，脸生红晕。

张新荣本来忐忑不安，此时烦恼尽消。两人四目相对，虽无言语，却都已明白了对方的心意。

三

张新荣知道，总有一些事情是不可抗拒的。比如那场暴雨，比如迎他走来的孜君，比如，自己的爱情。

那一年奉城最大的事情，莫过于一向恭顺温柔的顾家大小姐在出嫁的前一天突然悔婚，进而宣布她要嫁的人是张新荣。

很多人都喋喋议论，说这顾小姐不守妇道，虽未出嫁，但也是定过亲的人，却私下跟别的男人不清不白。

出了这样的事，无论是吴家还是顾家，都丢尽了脸。顾老爷一气之下，将孜君软禁起来，不许她再见张新荣。

顾家整日阴云密布，连一向支持姐姐的孜文也变得沉默，既不游说父亲，也不劝说姐姐。整个人，突然就憔悴了。

孜君争取不成，毅然绝食，她一连三天粒米未进，到后来，竟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，只是躺在床上，愣愣地出神，一句话也不说。顾老爷硬起了心肠，置之不理。

孜文这时才去看望姐姐，在孜君房里耽搁了很长时间，最后神情落寞地走了出来。

张新荣置了一份拜帖，亲自来顾府求见。在顾家大厅他见到了一脸寒霜的顾老爷，也见到了孜文。张新荣的心七上八下，但他仍然鼓起勇气对顾老爷说：“请您把孜君许配给我，我一定会给她幸福。”

那一刻大厅的气氛令人窒息。张新荣看到了孜文的目光，她的眼神中竟有着十分的哀婉，他突然没来由地心头一震。

顾老爷冷冷地看着他：“你？一个穷记者，三餐吃素、居无定所，你凭什么娶孜君？拿什么给她幸福？”他看着张新荣，目光中满是怒意：“你滚！滚！从此以后不许跨进我顾家半步！”

这时，丫头慌慌张张地跑来禀报：“不好啦，大小姐割腕自尽了。”

顾老爷脸色煞白，疾步走向后堂。

孜文走上前来，轻轻问：“你是真的爱姐姐吗？”张新荣点头，说：“是。”说这个字的时候，他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

声音不大，但在孜文听来却石破天惊。

然后张新荣再不回头，毅然走进了顾府的后院。只剩下孜文站在原地，摊开了手心。

窗外阳光明媚，但是投射下来，变得零碎而昏黄。

四

张新荣一直记得那天，孜文跪在地上，请求父亲成全孜君和他。她手里的剪力割破了手腕，鲜血滴在地上，触目惊心。

那一刻他突然心里雪亮，原来这个女子，也是那么深地爱着自己。

但是，他却注定要辜负了。孜君，只有孜君，第一次她向他走来，递过那把油纸伞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认定了。

五月的时候，张新荣娶了孜君。

婚后的孜君快乐无忧。虽然张新荣不能给她富足的生活，却也衣食不缺。最重要的是，终于可以和爱着的人相守。

顾老爷虽然不情愿，却也希望孙儿绕膝。可是转眼过去了一年，孜君却始终没有身孕。

一个秋后的下午，孜君回顾府省亲。趁父亲心情大好，小心地说想替张新荣纳妾。顾老爷正在犹豫，又听得孜君说人选就是妹妹孜

文，而孜文站在姐姐身边，悄悄地红了脸。

顾老爷如闻噩耗，一口气突然顺不过来，当即晕厥，竟是没有再醒过来。张新荣看着身边的孜文，她不说话，只是垂泪，看上去脆弱而无辜。

服丧期满，在孜君的坚持下，张新荣还是娶了孜文。婚礼那天，当喜娘把孜文的手交给他，孜文的手指在他的掌心里微微颤抖的时候，张新荣突然觉得心疼，这样一段前途未卜的婚姻，他不知道三个人是否都能够问心无愧。

顾家两位小姐下嫁张新荣，令奉城人瞠目结舌，一时众说纷纭、谣言四起。

张新荣很快就被报馆辞退。他在奉城已经呆不下去，便带着顾家姐妹回到了家乡，从此音讯全无。

五

这个故事是二姨婆讲给我听的，但到这里戛然而止。

二姨婆膝下无子。满院乱跑的孩子是大姨婆和姨公的曾孙，大姨婆和姨公早已过世，是二姨婆把他们的儿子拉扯长大。

她常年住在那间老屋里，守着她的油纸伞和那两幅发黄的照片，独自发怔。我知道其实她就是故事里的孜文，她讲自己的故事给我听，却不愿意告诉我故事的结局。

我也从来没有问起，究竟故事里的三个人，心里有怎样的纠缠。我是懂得的人，知道总有些往事，带着淡淡的伤痕。

时光荏苒，而怅惘依旧。

那一年我爱上了一个男人，却始终没有向他表示。秋天回乡下看望二姨婆，陪她听雨、散步，记得每晚都把油纸伞放在她的身边，看她心满意足地睡去。

二姨婆临终的时候说：“姐姐真傻，为了让新荣娶我，她服了一年的安玉丸，结果伤了胃，落下了一辈子的病根。”

而我和新荣虽有夫妻之名，却从未有过夫妻之实。从头到尾，他都没有爱过我。”

她的眼神开始涣散。她喃喃地说：“他一直以为自己爱的是姐姐，却不知道那天在檐下递了一把伞给他的人，是我。”

二姨婆握着我的手突然紧了紧，她再也说不出一句话。然后她闭了眼，一颗浑浊的泪水滚落下来，湿了她皱皱的脸。

我终于知道了故事的真相，但却不知道在整个故事中，究竟谁是谁非。也许这些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知道了二姨婆想说的是什。她想要告诉我，如果爱上了一个男人，一定要让他知道。因为一旦错过，便终身错过了。

我在回城之前打了一个电话，我说：“我爱你，你知道吗？”

我回过头去，听见风呼呼地吹着。那把破旧的油纸伞被吹开，悠悠地飘了去。一切都曾刻骨铭心，但一切终将烟消云散。





丽江女子 透彻守候

◇王宁

丽江，是太多人留下记忆的地方。

雨后的石板路，油滑，光亮，清洗着一路走来的泥垢。摩梭女的织机声，一收一紧，满足每个人的最初崇拜。

丽江，是女人的天堂。繁华和清静交错，奢侈和简单平行，一举手，一投足，都像是轻卷着一米阳光。

照片上的女人，来自成都。她在丽江的一个不起眼的拐角处，在四壁都是各种各样的画中间，安静地坐着。

要不是雨实在是下得太大，要不是刚才的艳阳让人根本想不到带伞，要不是她微微含笑充满善意，要不是她五岁大的儿子，见到会照相的手机天真而执意地欢喜，也许，在这一次的记忆中，绝不会有她的留影，当然，更不会有和她的交流。

年过而立，成都人，结婚后就来到了丽江，生子，生活。他们靠卖画维持生计。作为一个吸引外国友人眼球的经营方式，他们在丽江过着再普通不过的日子。不同的是，墙上所有的画，都出自她丈夫的手——一个专业美术学院

的高材生。

这并不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故事。他们过得很幸福。选择在丽江卖画，只是因为丈夫热爱西藏，女人依恋丽江。丈夫长年在西藏写生，女人，把丽江，当做是等待他最近的地方。

在店面的墙上，最显眼的地方，摆放的都是丈夫在西藏画的藏民，朴实的脸上流出的沧桑，像把牦牛边上的北风都灌进你的衣领。女人喜欢丈夫的画，进藏的路在女人眼里就是丈夫的笔，一路蘸着颜色蘸着风霜。

丈夫擅长画素描，大幅的人像的确是为了讨女人的喜欢，因为好卖。他要让女人过上好日子。

女人欢喜地说着，丈夫每次回来，都要描述画里故事的场景，她出神地听，记下来，每幅画背后丈夫的用心，丈夫的艰难。

她丝毫不埋怨他的远行，让他们母子忍受了多少想念，多少孤单。

她拿着丈夫的每幅画，给我讲，欣喜的样子，至今难忘。

丈夫的画，最贵的人像，卖 120 元。



哥，我是小贝……

◇ 妩媚儿



父母不是亲的，是养父母，她跟着他们的时候，已经6岁，什么都记得。

她6岁那年的清明节，父母回乡下老家给爷爷奶奶上坟，再也没有能够回来。他们乘坐的客车出了车祸，父母一同遇难。

6岁，她尚且不能阅读人生苦难，只是为父母的不再归来任性哭闹。14岁的哥哥董小宝，一个已经和父亲差不多高的倔犟少年，紧紧地把她箍在怀里，不哭，不闹，只是紧紧地箍着她，直到她哭累了，在他怀里睡去。

父母的丧事，包括养父在内的一些同事帮忙着料理了，她不再哭闹，但总是追在董小宝后面要爸爸妈妈。她不爱吃董小宝做的半生不熟的饭，不喜欢董小宝洗完澡皱皱巴巴的衣服，不喜欢董小宝给她梳得乱七八糟的小辫儿……

那天晚上，很晚了，她不肯睡，爬起来又一次扯着董小宝喊：“我要妈妈！”

董小宝忽然把她从被子里面拉出来，用力握住她小小的肩膀说：“妈妈死了，别再找她

了，他们都死了，不会再回来了！”

董小宝的声音很大，大到让她因害怕而住了口。然后，几乎是在一刹那，她明白了她的爸爸妈妈不会再回来，知道了她的世界里，从此只剩下董小宝一个亲人。

董小宝猛然扑在床上，号啕大哭。那是父母离开后，她第一次听到他哭。

这次反倒是她没有哭，然后，她慢慢俯下身去，趴在董小宝的背上，用她的小手，紧紧抱住了他的身体——和父母一样温暖的身体。

她开始像依赖父母那样依赖董小宝：上学，她要他送；放学，他一定得来接。

董小宝读书的中学离家远些，每天上午，董小宝骑着单车一路风驰电掣，赶到她的学校门口，总是满头大汗。然后她就牵住董小宝的衣襟再也不松开。她一声一声地叫着哥，不再哭闹和任性——小小的她从来就没有对他说过，从她知道父母真的不再回来的一刹那，她的内心就被一种恐惧填满，她害怕有一天董小宝也会离开她。

那种恐惧感，让一个6岁的小女孩变得乖巧顺从。可是她怎么都没想到，尽管如此，董

有外国人喜欢，一买就买16张，多给她钱，她总要退回去，说，丈夫让她卖多少，就是多少。

女人说，丈夫是她的支柱。我知道，不仅是生计上。

而我觉得，女人才是丈夫的支柱。

天底下，还有什么，能比得上爱人守候的力量？

